

敬贈
王奔川
先生
夫人

感恩記



感恩記

主後一千九百三十九年

序

一 這一本感恩記，完全由內人口述，鄙人筆錄，詞句略加修飾，原意並不更動。

一 作這記的本旨，不過爲了榮耀神，向神作誠懇的感謝，絲毫沒有自誇的意思，特此聲明。

一 記中述及奇跡異能，非箇中人與主有默契者不能道，基督徒眼光觀之，必不以爲神話，希讀者注意。

一 老年人閱歷較深，作者本身所得之經驗，一語破的，幸勿等閒視之。

一 作者說：感恩記記感神恩感人恩，但全書專在感神恩，至於人恩祇可作心感耳。

一 兩年前寫這記，寫了九章，內人說：「姑待；神已指示我將遇非常事，頗足記，然今日誠不知爲何事。」再者，前所寫者於避難時失去，茲重錄，增第十章，始完備。

一 泰西文學如傳 Biography 與自傳 Autobiography，可謂汗牛充棟，胡適氏曾說：「我國作自傳之風未啓，致其人之事跡於短期間內，每隨肉體而逝，良可慨嘆。」自傳較傳尤切實。這記是自傳，將畢生蒙恩經過一一詳述，彰顯神能，教會同仁不妨瀏覽一過。

一 基督徒的活見證，就是個人證道，力量很大。當衆述說，頗能動人，然編作傳記，推行更廣，效能較多。教會中不乏可作自傳者，吾願有人繼此而起，榮神益人。

一 吾夫婦二人荷蒙主的優渥恩惠，於今年四月間已屆金婚時期，殊覺難

得，此記錄成出版，作金婚紀念品。

一
將落筆作這記前及落筆時，均經過懇切祈禱，願主自己得榮耀，并願主的靈藉這記感動讀的人，深信主的救恩，非常奇妙。

周梅閣序於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十五日

願 詞

我拿甚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。我要舉起救恩的杯，稱揚耶和華的名。詩篇一百十六篇十二節十三節

要向耶和華歌唱，稱頌他的名，天天傳揚他的救恩。

詩篇九十六篇二節

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，我還活的時候，要歌頌我的神。

詩篇一百四十六篇二節

神阿，我向你所許的願在我身上，我要將感謝祭獻給你。

詩篇五十六篇十二節

周姚錦鳳選讀

目錄

序

願詞

第一章 幼時情形……………一——一六

第二章 如何歸主……………一七——三二

第三章 歸主後遭受逼迫……………三三——四六

第四章 嫁後回憶……………四七——五六

第五章 患病……………五七——七八

第六章 爲主工作……………七九——九〇

第七章 祈禱……………九一——一〇〇

目

錄

威 恩 記

二

第八章	遊美……………	一〇一	一一三
第九章	晚年生活狀況……………	一二三	一三二
第十章	七十歲遇難獲救……………	一三三	一六四

第一章 幼時情形

我生長在浙江省武康縣上柏鎮的一個很小的鄉邨中，那邨名叫耳朵墳。北面有一條大河，支河的水沿邨繞流，所以給那地取名爲耳朵墳。名詞雖土俗，實則那地方是非常清幽；左右修竹，河水澄清，邨屋稀疏的旁那河流建築，南面一片大地，純是稻田，夾以桑園，確是一個完美的邨莊。我幼小住在那裏，從未賞識過那自然界的勝境，今天回想我生長在那地方，我並不注意在地點的優美，乃感覺到我的天父必有奇妙的旨意在內。「我未成形的體質，你的眼早已看見了，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。」（詩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六節）這話對我確有深長的意義，讀了覺得很有趣味。

當我尙未出世以前，耶穌救道已經傳到上柏鄉間，初在太平橋租屋，開堂佈道，後來移到沙灘頭，都離我們鄉邨不遠，三十餘年以前又移到我們邨中。我有一個堂兄名叫閨三，長我三十餘歲；是我們邨中首先歸主的，一個很敬虔很忠實的基督徒。性情剛直，行動不苟，立志終身不娶，以便一生事主，傳道救人。除他以外，邨中還有一二人信主。我記得當我十八歲歸主的時候，我們邨內和我年齡上下相差一二歲的有七個閨女；鄰近四個鄉邨，年齡和我彷彿的共有十六個閨女，合計連我一共有二十四個。主獨獨救我一人。到今天那些人大半已經過世了，還有幾個人存在，也沒有一個歸主的，何等可憐！當時在教外人之中，要領一個未出嫁的女子進教，實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。我是從許多波折和艱難中，蒙主拯救。主的救恩，非常奇妙。正如大衛王歌唱說：「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，要傳揚祂一切奇妙的作爲。」

（詩篇九篇一節）我也要這樣稱頌主說：「主在我身上曾施行奇妙的救恩，我要稱謝祂。」

我家世代業農，我的父親諱玉槐，棄農經商，專做販絲生意，往來湖州上柏和相近幾個市鎮間。家境尙優，有房屋，有田地。我有一個哥哥，名叫鶴三，長我四歲。父母祇生我兄妹二人，幼時得到雙親的鍾愛，人人都艷羨我們。我們姓姚的在耳朵埧鄉邨是一個大族，洪楊之前，是聚族而居的，計有四五十家。那時邨中的房屋，鱗次櫛比，非常可觀，各家每年種田養蠶，出息不少，本是一個富庶的鄉邨。但當洪楊亂時房屋毀去大半，居民有遭殃的，損失很大。亂平後族人四散，住在鄰邨，因此本邨內不但人口稀少，房屋亦不多。隔了數年，有異姓的人到我們邨內來築屋居住。我的父親逃難歸來，見我家房屋無恙，仍得安居。這是神的恩賜。

我的父親在洪楊亂後續絃，以前並無所出。我四歲的時候，（即主後一九七二年，以下敘我年齡，俱照農歷）我家一門四人過那優閒快樂的日子，何等有趣。不料那年冬季有一天在旁晚的時候，我家痛苦開始了！我們貼鄰的族孀，是一個孀婦，因為夜炊不慎，火穿屋頂，全屋燒燬了，延及我們前面三開間樓屋，也統燒去，此外燒去的屋不少，因為正發西北風。我們雇用的長工，趕快回來幫同我的母親搶出細軟物件，但不多。母親又須照顧我們兩個小孩，雙手發抖，非常可憐！我們屋內的木器，傢具，牀架，箱籠，以及堆儲的穀米，一概被燒淨盡。幸而後面一排平屋，本來是作廚房，堆農具，做工人臥室的，經衆人力救，得未延燒，當晚還有睡臥的地方，不然，須在露天或涼亭裏過夜了，因為那時迷信很重，遭遇火災之家，凡親戚朋友都不留宿的。我的父親剛從上柏鎮回家，飛步趕到，屋已燒去。我今天還能

記得那時他將籃子掛在桑樹上，雙手垂下，立着呆看。我的母親大哭不止，我們兩個孩子也哭了，父親抱着我，安慰我，說：「不要怕。火焰歇了，房屋燬去二十餘幢。被燬的人家，深恨那孀婦，其勢汹汹，要將那女人丟在火堆中燒死。那時族長的家也遭焚如，經族長同意，大眾正要動手幹那殘忍的事，我的父親挺身而出，竭力阻止，說：「這是天災，我們不可完全怪那女人，況且私刑殺人，是犯國法的。」大眾聽了，仍是氣忿不平。父親恐怕鬧出事來，設法將那女人藏過，救了一條性命。復轉過來再三勸阻，竟遭大眾毆打，父親仍苦苦求他們，後來他們的怒氣漸漸止息了。我的父親天性仁慈，有胆量，有識見，平時族中經他三兩言，糾紛立解，這是我從小知道的。那時我們自己的房屋也被燬去，損失很大，父親毫不計及，專以救人的性命爲事。我很佩服他的智仁勇，在我腦海中早留着一個深刻的印象。

自從遭火災以後，我們的家道漸漸中落了，那還是小事；我的母親因為受了驚嚇，並失去首飾珍品，心中未免難過，神經常常感覺不安。不上一年，患起病來了。初則延鎮上醫生診治服藥，毫不見效，後來坐了船到塘棲德清那些地方去醫治，經過兩三年之久，雖覺瘥些，但不能完全醫愈。到我八歲那年，母親仍時愈時病，閏三哥談起不如到杭州去請西醫診察，或許比服中國藥有效力。父親聽了很同意，母親也因爲服藥多年，病仍不能脫體，想想姑且去看西醫，望能速速全愈。計劃定了，雇到一只大船，除母親和我之外，我們邨內有兩個女病人附着同去，還有閏三哥專誠陪我們去。次日清晨船到杭州城，停泊在萬安橋河下一株大樹旁邊。閏三哥領我們先去看望張澄齋牧師和余上福長老，因爲他們常到耳朵埕來講道，施洗和舉行聖餐，（上柏耳朵埕分堂屬於杭州總堂）我們都認識的。我們要到大方伯廣濟醫院看

西醫，必須托他們領去。那時張老牧師領我們去。西醫看我母親的病，說：「這是神經衰弱，心中憂鬱之故，一時難以全愈，也不是專仗藥力可得全愈的。」母親聽了深以爲是。想起中醫的話也如此，但既來到這裏，姑多留數天請西醫仔細診察，試服西藥，望有起色。我們仍回船中午餐，與張老牧師約定下午同去看望長老會陶錫祺西教士和陶師母。到了他們那裏，我看見一座大洋房，前面有大花園，陶先生陶師母的臉很和善，歡迎我們這班鄉下人到他屋內坐談，叫我坐在一把搖椅上，我很希奇有這樣的椅子。後來到他們樓上樓下各處看看，每個房間整潔可愛，不染一塵，我也很覺希奇。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見到新奇的事。我們下樓，忽聽見陶師母呼喚他們的孩子們，不到一分鐘，有七個孩子站在我們面前，高矮不一，煞是好看。後來陶師母拿出許多西點和茶，請我們吃。除閨三哥外，我們都不敢吃，不是爲了有牛乳

氣味之故，是怕他們有藥放在裏面，吃了要歸教的；我想吃但沒得吃。現在回想起來，覺得好笑，也覺得那時候外國人用藥迷人歸教的謠言，深深中入人的腦裏，牢不可破，可笑亦復可憐！我們在杭州作客，約有一月，寢食俱在船中，非常便利。隔幾天去看西醫，又常到三元坊清河坊大街遊；鄉下人進杭州城，到藩司前看癩頭龜，種德堂慶餘堂藥店看鹿，是必不可少的，我是沒有一次不和他們同去。見了杭州城的高大和大街的繁盛，來把耳朵填一比，真是差得太遠了。心中竊想，將來我若能住在杭州城裏，那真是有趣吓！杭州著名的西湖，我們沒有去過，倒是城隍山上到過幾次，母親在那裏吸受新鮮空氣，於她很有益的。末了購些西藥和杭州土產帶回家中，我們便與杭州告別了。

母親回到家中，西藥服了好久，病體仍時輕時重，一年餘以後，有人勸

她仍服中藥。到我十歲那年冬天，病勢已見沉重，父親憂形於色，我暗中啜泣不已，常常向天求禱，使我母親全愈。母親在牀上曾撫我頭，執我手，含淚說：「可憐的孩子吓！我若死了，你當孝順父親，和哥哥和睦，對族中長輩恭敬服從，總言須做一個聰明誠實的好孩子。」我不待她說畢，已哭得不成聲了，那時我的慘痛，猶如利劍刺胸一般，非常難受。母親見我傷悲，也流了許多眼淚。這種苦況，我終身不能忘記的。父親那時也不出去做生意了，時在牀邊服事，親遞湯藥，用許多話來安慰母親。到母親病最重時，父親對她說：「你若離開我去了，我終身不娶，必盡我力量撫養兩個孩子，長大成人，你千萬放心。」我聽了又何等心酸，熱淚不禁奪眶而出！母親的病延至明年春天，日重一日，諸醫束手，全家傷心，在二月十五日清晨，親愛的母親，年纔三十八歲，竟拋棄我們三人而去了！父親哭，我們兩個孩子